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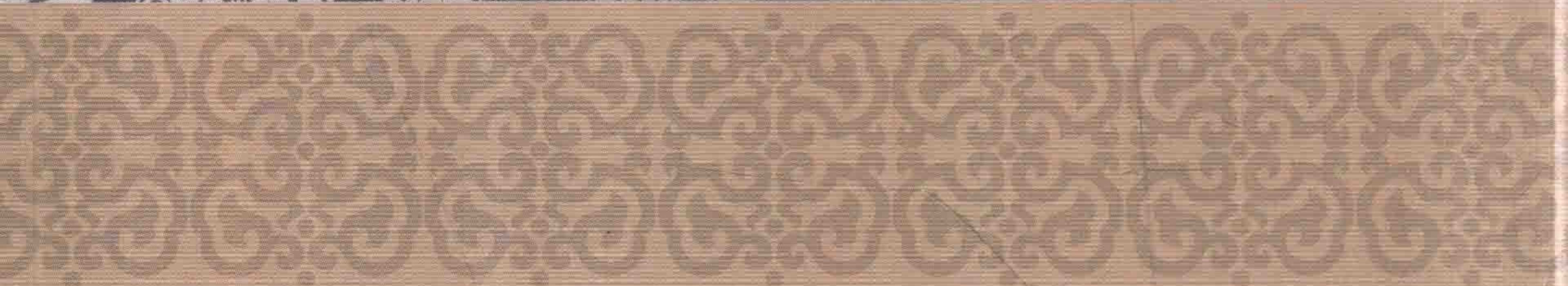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玉来 © 主编

# 漢語史與侏藏語研究

第二輯

南京大学汉语史研究所主办

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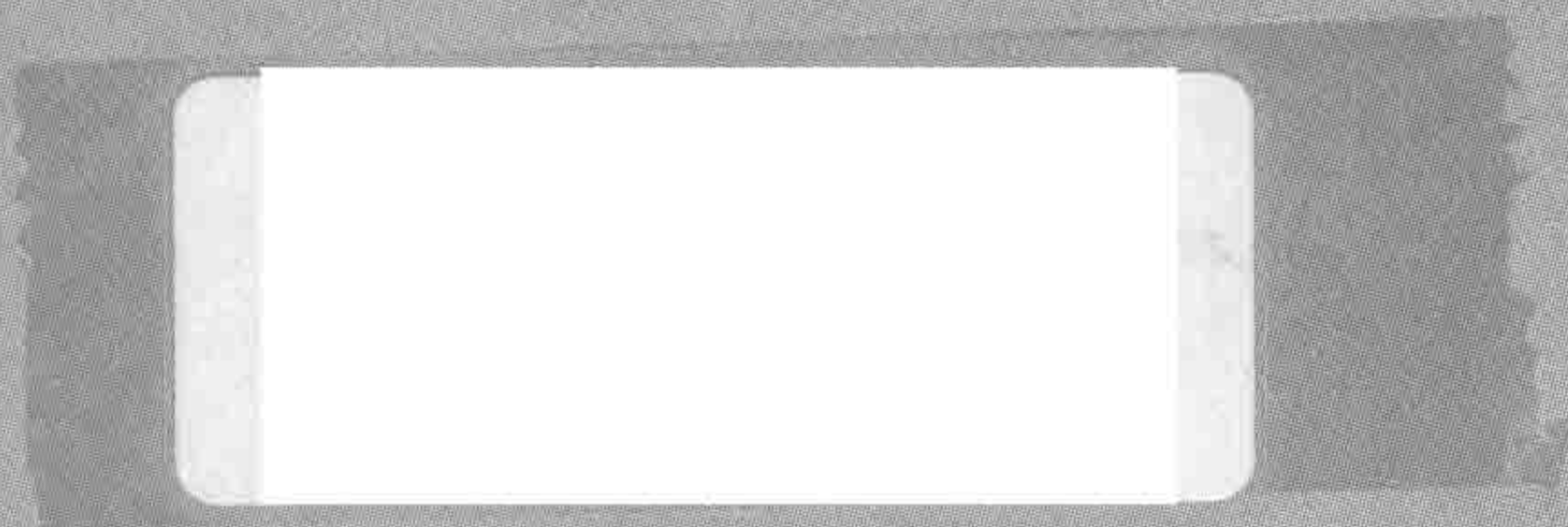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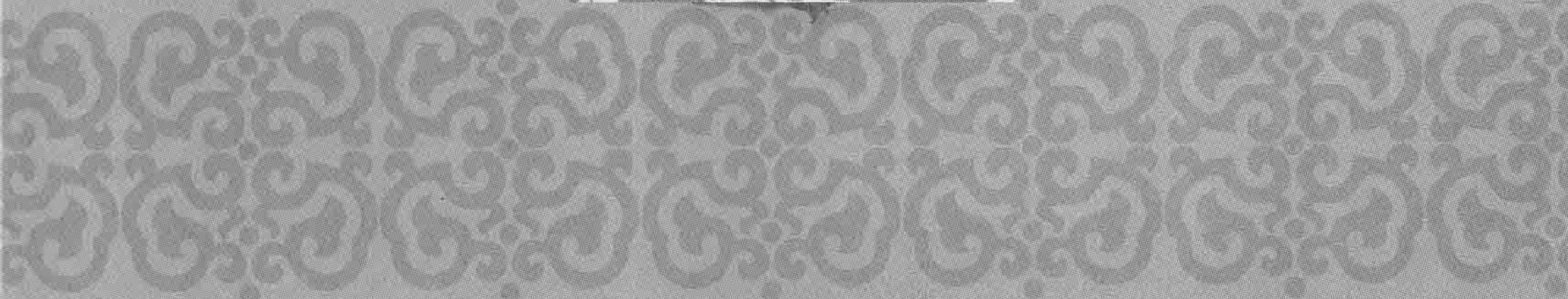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玉来 © 主编

# 漢語史與藏語研究

第二輯

南京大学汉语史研究所主办

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. 第二辑 / 张玉来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 
2017. 12

ISBN 978-7-5203-1984-3

I. ①汉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汉语史-语言学史-研究②汉藏语系-研究  
IV. ①H1-09②H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5555 号

---

出版人 赵剑英  
责任编辑 任明  
特约编辑 李晓丽  
责任校对 石春梅  
责任印制 李寡寡

---

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 
邮编 100720  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  
发行部 010-84083685  
门市部 010-84029450  
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---

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 
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 
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开本 710×1000 1/16  
印张 19  
插页 2  
字数 304 千字  
定价 85.00 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
电话: 010-84083683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国家“双一流”拟建设学科“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艺术”资助项目

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“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”资助项目

江苏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“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”资助项目

# 《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》学术组织

## 学术顾问

戴庆厦 丁邦新 江蓝生  
蒋绍愚 孙宏开 王士元

## 编委会

曹志耘	陈保亚	程邦雄	邓晓华	方一新
冯胜利	胡敕瑞	黄德宽	黄树先	江 荻
蒋冀骋	蓝庆元	李小平	李运富	刘丹青
刘 钊	麦 耘	秋谷裕幸	任 明	沙加尔
沈钟伟	孙天心	谢晓明	邢向东	杨永龙
杨亦鸣	袁毓林	张美兰	张涌泉	张玉来
朱晓农	庄初升	周及徐		

## 主 编

张玉来

## 编辑部

陈文杰 魏宜辉 王玲 徐世梁 张福通  
苏 婧

# 南京大学汉语史研究所学术组织

## 学术顾问

冯 蒸	黄 行	黄天树
李 开	马重奇	王洪君
吴安其	尉迟治平	竺家宁

## 学术委员会

### 主任委员

黄德宽

### 委 员

陈忠敏	冯胜君	洪 波	黄德宽	黄仁瑄
白田真佐子	孙景涛	唐贤清	陶 寰	汪维辉
王云路	王立军	吴福祥	杨宝忠	徐在国
徐正考	徐时仪	张树铮	张玉来	郑振峰
朱庆之				

# 目 录

- 百年来的复声母研究——理论和方法 ..... 竺家宁 (1)
- 明代官话声调系统及其音变特点 ..... 张玉来 (22)
- 19 世纪上半叶新教传教士的官话罗马字拼音方案  
..... 庄初升 徐雅婷 (36)
- 《齐民要术》音注材料所反映的声母特点 ..... 刘冠才 (56)
- 李籍音义音注研究 ..... 高龙奎 (69)
- 论《切韵指掌图》山摄入声的性质 ..... 宫钦第 (76)
- 《说文解字》收字及谐声字数据的再勘与补遗 ..... 张亚蓉 (86)
- 新诗押韵实践和韵部归纳的几个问题 ..... 曹鹏鹏 (95)
- 关于汉藏语的语音和形态 ..... 吴安其 (109)
- 《尚书》词头的性质及其演变 ..... 张 辉 江 荻 (155)
- 汉语史研究的材料——甲骨文语料的搜集与整理 ..... 黄天树 (171)
- 清华简五《汤在啻门》札记 ..... 罗 涛 (178)
- 名物词札记三则 ..... 张传官 (198)
- 敦煌文献疑难字词考释与词汇学研究 ..... 赵家栋 (208)
- 唐代诏敕典故词语掇琐 ..... 张福通 (227)
- 从《聊斋俚曲集》谈语体对语法的影响与制约  
..... 戚晓杰 杨立杰 刘 艳 (253)
- 周秦古音研究述略 ..... 罗常培 (264)
- 稿约 ..... (295)



# 百年来的复声母研究——理论和方法\*

竺家宁

(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)

**摘要：**1874年英国汉学家艾约瑟根据谐声字发现中国古代应该有复声母。可惜艾约瑟的观点，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利用谐声偏旁，构拟了一套上古复声母，林语堂1924年发表了《古有复辅音说》。从事复声母研究的学者还包含吴其昌、闻宥、陈独秀、魏建功、董同龢、陆志韦等，更进一步对复声母说进行了阐述。20世纪70年代的重点，在于复声母的结构类型，特别是来母和其他声母接触的Cl/r型、擦音和其他声母接触的SC型、鼻音和同部位塞音接触的NC型等。由赵秉璇、竺家宁编的《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》，从100多篇相关论文中精选出论文22篇，这是复声母研究的一次重要结集。

上古复声母可以从几个方面证实：语音的演化趋势、汉语内部的证据和同族语言的证据。复声母研究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“学说的提出”。19世纪末叶，由艾约瑟提出。第二个阶段是“怀疑与论辩”。时间是20世纪前半叶，质疑派的代表唐兰提出不同的意见。第三个阶段是“确立与系统”。包含20世纪的后半叶。这一阶段对于复声母的存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争论，问题只是它存在的形式的探讨。此外，这个阶段进入全盘性、系统性的研究。1981年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做成了这样的研究，严学窘发表了《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》，竺家宁发表了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》。

---

\* 本文初稿曾在香港教育学院举行的“第二届古汉语教学与研究之回顾与展望”工作坊(2016.2.17—18)会议上发表，原题为“百年来的复声母研究——古代汉语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回顾”。



本文讨论了复声母拟订的七个基本原则。期使质疑者了解复声母是如何拟定的。最后介绍了复声母研究的后续工作，词缀的构词功能问题。

关键词：复声母；汉藏语言；谐声系统；高本汉；上古音

## 一 上古汉语复声母的研究源流

王力在《同源字典》中提到“黑”的古音可能是  $mxək$ ，故与“墨  $mək$  同源”<sup>①</sup>。王力提出的这个  $mx$ -复声母拟构，很有启发性。我们回顾这段历史，可以追溯到 1874 年，英国汉学家艾约瑟（Joseph Edkins）曾经提出，从谐声字来看，中国古代应该存在复声母。可惜艾约瑟的观点，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。到了 20 世纪初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利用汉字的谐声偏旁，构拟了一套上古复声母，国内学者林语堂也在 1924 年发表了《古有复辅音说》。就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复声母研究掀起了高潮。从事复声母研究的学者，另外包含了吴其昌、闻宥、陈独秀等人，纷纷撰文论述复声母的存在与类型；魏建功《古音系研究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组，1935 年）、董同龢《上古音韵表稿》（史语所单刊甲种 21，1944 年）、陆志韦《古音说略》（燕京学报专号之 20，1947 年）等，更进一步对复声母现象进行了阐述。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，更形成了新的高潮。这一阶段的重点，在于复声母的结构类型，特别是来母和其他声母接触的  $Cl/r$  型，擦音和其他声母接触的  $SC$  型，鼻音和同部位塞音接触的  $NC$  型等，都有深入的讨论（见严学宥《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》序）。由赵秉璇、竺家宁编的《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》（1998），从 100 多篇与复声母相关论文中精选出 22 篇，大部分是 19 世纪 60 年代后至 20 世纪末发表的，充分反映了这三十多年间的研究成果（见胡双宝 1999）。

我们可以归纳近一百多年来的复声母研究，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：

第一个阶段是 19 世纪末叶“学说的提出”：英国汉学家艾约瑟。

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前半叶“怀疑与论辩”：国内学者最早讨论复声母问题的是林语堂和陈独秀，高本汉、陆志韦、董同龢又进一步分析复

<sup>①</sup> 见《王力文集》第八卷，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322 页。

声母的形式和种类。然而，任何新观念的提出，必然有不同的意见产生。哥白尼的绕日说、达尔文的进化论，都曾遇到许多人的怀疑。上古音复声母提出后，当时，质疑的学者中，以唐兰为代表，他提到复声母不能成立者凡三点：其一，中国字都是一字一音，两音必由两字表示，所以不可能有一字“两音”的复声母。其二，唐氏认为k-和l-接触是表示k-变l-，不必假定为复声母。其三，唐氏认为同一声系中k-、t-、p-、l-各种声母往往并见杂出，岂非有[kt-、pl-]这样的复声母吗？近年少数学者对复声母的质疑，都不超出20世纪上半叶唐兰的思考范围。

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的下半叶“确立与系统”：在前一个阶段里，学者只提出证据，证明复声母的存在，或作局部的拟构，集中讨论某一种可能存在的复声母类型。而这一阶段，对于复声母的存在与否，经过20世纪的前半叶的论辩，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，有待进一步确认的，只是它存在的形式如何，类型如何，系统如何。于是，这个阶段已经不是局部现象的研究，而是全盘性、系统性的研究，企图建立一个体系，把所有汉字纳入这个体系之中。1981年是个关键，海峡两岸正好有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做成了这样的研究，一是严学窘《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》，二是竺家宁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》。1998年3月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秉璇、竺家宁合编的《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》，是复声母研究的一次总结集，反映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学者投入复声母研究的成果，是我们今日了解复声母、评论复声母的重要基础。

## 二 上古汉语复声母存在的证据

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方法是复声母研究很重要的基础。部分学者怀疑上古汉语存在复声母，主要一个理由是现代汉语里没有痕迹。但是梅祖麟和罗杰瑞所举闽北方言，赵秉璇研究晋中话等，都发现了复声母的遗迹（见胡双宝，1999），所以，现代方言有没有复声母，已经不是问题。这就如同我们不一定要在动物园看到恐龙，才能证明恐龙的存在，古生物学家凭借的是恐龙留下的遗迹，不需要真正见到活生生的恐龙。古音的研究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此外，上古复声母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证实。

### （一）语音的演化趋势

“音素的失落”是语音演化最普遍的方式，特别是辅音的失落。古今中外的语言都可见到音素失落的现象。例如，从上古到中古汉语，首先是喻四的 r-、喻三舌根浊擦音的消失，演化成三十六字母的“喻母”（零声母）。宋代以后，影母的喉塞音、疑母的舌根鼻音接着消失，加入了零声母的行列，然后是微母的唇齿鼻音、日母的一部分字（如儿、尔、二）也失落了声母，使零声母字的范围逐渐扩大。这种演化，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

同族语言的藏语也是一样，古代藏语的复声母大批的演化为今日的单声母。印欧语言更是如此。我们如果了解人类语言的这种变化趋势，就不致因为今天的汉语没找到复声母而怀疑它在上古存在的可能性。如果我们假设汉语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是单声母，从来没什么变化，从语言常态上来看，反而是件离奇的事情，我们反而要提出说明，为什么汉语一直停滞不变？为什么汉语没有发生所有语言都发生过的演化？

我们看，比如英文，*leap* 是从 *hlēapan* 变来，*speak* 是从 *sprecan* 变来，*feeble* 从 *flebilis* 变来，*laugh* 从 *hliehhan* 变来。而 *knee*、*psychology*、*gnaw* 的开头字母不发音，正是音素失落的痕迹。《韦氏字典》所引，OE *sprecan*→ME *speche*→*speech*、OE *hnecca*→ME *nekke*→*neck*、OE *hring*→ME *hring*→*ring*，到处可以看到复声母向单声母演化的痕迹。凡是上古英语（OE）的复声母（initial clusters）[hr, hl, hn, kn, gn, wr] 几乎都演化成了现代英语的单声母。

藏语也一样有音素失落的现象。例如 *dkafi*>*ka:*（辛苦）、*mdafi*>*ta:*（箭）、*gnis*>*ni:*（二）皆是。

由此可知，“复声母>单声母>零声母”的演化模型，是语言的共性（这种演化与失落，是在辨异作用为前提下进行的）。如果我们假设汉语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产生声母失落的语言，数千年一直是结构相同的单声母，反而是违背常理的事，我们就必须提出解释，为什么汉语没有按照语音演化的规律在发展？事实上，我们很难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，为什么汉语辅音的演化呈现了停滞性？为什么汉语三千年来声母辅音的结构都是一个样子？

## (二) 汉语内部的证据

在文字结构和古籍记录中，往往可以找到许多复声母的遗迹。材料最丰富的，就是大量的形声字了。形声字的声符有注音的作用，本是用来表明这个形声字的读法的，因此，声符和本字即使不同音，也应该是十分音近的。可是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形声字，声符未必和本字音近，这是因为时代变迁，语音变化的结果。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汉语内部的证据所反映出来的 KL-型（大写表示“类”）复声母。

### 1. 形声

果 k-: 裸 l-, 各 k-: 路 l-, 柬 k-: 兰 l-, 兼 k-: 廉 l-, 监 k-: 蓝 l-, 降 k-: 隆 l-, 京 k-: 凉 l-, 鬲 k-: 隔 l-。

### 2. 声训

《释名》音训有：寡 k-: 俛 l-, 领 l-: 颈 k-, 勒 l-: 刻 k' -;

《说文》音训有：牯 k-: 牢 l-、老 l-: 考 k' -;

《毛诗》音训有：流 l-: 求 g' -、葭 k-: 芦 l-、穀 k-: 禄 l-。

### 3. 又读（一字两读）

《经典释文》“鬲，音隔，又音历”（《孟子音义》）；“卷，居晚切 k-，又力转切”（《仪礼音义》）；《玉篇》“僂，力救切，又居幼切 k-”。

汉语内部的证据还保留在许许多多的古籍文献当中：

#### 1. 说文读若

South Coblin (1978) 《说文读若声母考》发现 sb-、sm-、sk- 等复声母的痕迹。

#### 2. 古籍中的注音

例如《水经注》（陈新雄 1978）《诗集传》（许世瑛，1974：213—241）都有学者发现复声母的残留痕迹。

#### 3. 通假字

吴其昌（1932）考察 ml- 就运用了假借异文资料。学者们（易德生，2007；梅祖麟，2008；林孟侃，2009）也从近世出土的简牍文字中，发现复声母的痕迹。

#### 4. 迭韵连绵词

杜其容（1970）、肖娅曼（2014）等学者都曾利用连绵词拟构复声母。

## 5. 古今方言

杨福绵《远古及上古 sk-, skl-声母的拟构》(1948)发现了闽方言残留的复声母痕迹。梅祖麟《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 s-声字》(1971)以及赵秉璇(1980、1986),都发现了很多复声母的遗迹。

## (三) 同族语言的证据

汉语是汉藏语族(Sino-Tibetan Language Family, 大陆称“语系”)的一支,汉语各方言虽然没有留下任何复声母,汉语的同族语言,例如藏语、缅语、侗台语、苗瑶语却保存了或多或少的复声母,这是古代汉语也有复声母的最有力的证据。因为我们不能假设这个语族的原型没有复声母,这些复声母是后来增生的。

我们先看看羌语的复声母:

表1 羌语中的部分复声母情况

	麻窝话	芦花话	桃坪话	龙溪话
心	sti:mi	sti:mi	χtie <sup>55</sup> m <sup>55</sup>	ʕi <sup>33</sup> mi <sup>33</sup>
额	zde ʂku	zdo	da <sup>31</sup> χku <sup>53</sup>	du <sup>33</sup> ku <sup>55</sup>
肾	ʂpulu	spulo	χpə <sup>31</sup> lo <sup>33</sup>	pu <sup>55</sup> lo <sup>31</sup>
鼓	rbu	rbu	χbu <sup>33</sup>	bo <sup>55</sup>
胆	xtʂə	ʂtʂə	χtʂɿ <sup>33</sup>	tʂə <sup>33</sup>
二	ɣnə	ɣnə	ni <sup>55</sup>	nə <sup>31</sup>
六	χtʂə	χtʂə	χtʂu <sup>33</sup>	tʂu <sup>55</sup>
星	ɣdzə	zɿdzə	χdzə <sup>31</sup> pe <sup>31</sup>	zə <sup>33</sup> pa <sup>33</sup>

再如彝语:

表2 彝语中的部分复声母情况

	阿都话	武定话
九	g̃bu <sup>33</sup>	ku <sup>33</sup>
走	g̃bui <sup>33</sup>	və <sup>55</sup>
筋	g̃bu <sup>33</sup>	dzɿ <sup>33</sup>

再如藏语的格什扎话:

表3 藏语格什扎话中的部分复声母情况

主意	pri	绳	bri	松耳石	kru
船	grə	角(动物)	qrə	床、万	k'ra

如果我们的同族语言都有复声母，我们只有两个选择：

1. 原本都没有复声母，其他同族语言的复声母是后来增生的。
2. 原本都有复声母，后来汉语失落了。

从语言演化的常态来看，哪一个比较合理呢？语音的“失落”和“增生”，哪一种是普遍性原则？地理环境、语言接触，和语言演化速度的关系又如何呢？汉语的地理位置，四方杂处，历史上和各民族接触频繁，和偏处宁静深山的藏语，哪一种语言变化比较快呢？如果我们假定，藏语是一种快速演化的语言，所以“增生”了复声母，汉语是一种停滞原始的语言，历三千年而不变，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？

### 三 上古音复声母的类型

这一百多年来，关于复声母的研究曾经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类型，正如我们的同族语言汉藏语一样，上古汉语也可能具有十分复杂的复声母类型，这方面的探索，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，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到目前为止，在声韵学上比较能确定的，也是学者们目前有共识的，有两种复声母类型：第一种是带舌尖边音 l（或闪音 r）的复声母，第二种是带舌尖清擦音 s-的复声母。

#### （一）带舌尖边音 l（或闪音 r）的复声母

例如：PL->L-（大写代表“类”）。

1. 风 pl-/p-：岚 bl-/l-

“风”字的古读带有复声母 pl-，跟带有 bl-声母的“岚”字，构成谐声关系，它的演变规则是：复声母当中，带浊音的成分失落，因此 pl-会变成帮母的 p-，这就是“风”字的来源。至于 bl-就会演化成来母的 l-，因为 b 成分是全浊，l 成分是次浊，全浊会优先失落，这就是现代“岚”字声母的来源。

“风”字的 pl-古读，留下了很多痕迹，不仅仅反映在形声字，例如宋

代孙穆《鸡林类事》中说“风曰孛览”，其实就是纪录了这个复声母的古读，“孛”代表 p- 的音，“览”代表 l- 的音，而“览”的韵尾是 -m，跟风字的上古音一致，所以，“风”字在《诗经》里的押韵都是和 -m 韵尾的字一起相押，这一点又和上述的“岚”字带 -m 尾相互印证。又如《楚辞》里头的风神名字叫作“飞廉”，其实也是“风”字古读的反映，因为“飞”字古代念 p- 的音，“廉”是 l- 的音，而“廉”的韵尾又正好是 -m。诸如此类的证据无处不在，甚至现代还有一个活化石的证据，那就是韩国话把“风”念作 palam，正好 p-、l- 和韵尾的 -m 几个语音成分都完整地保留下来，说明了古代箕子入朝鲜，也同时带去了汉语的上古音读。

## 2. b'l->b'-

龙 l-/l-；庞 b'r-/b'-

“庞”字从龙得声，在造字的时代，这两个字的声母是一致的，“庞”字是二等字，李方桂发现凡是上古的二等字，都有一个 r 介音，所以古音学家对“庞”字的上古拟音是 brung，它跟“龙”字韵母相同，声母又同样带一个舌尖的流音 l 或 r，因而形成了谐声关系。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再看《诗经》的拟声词“四牡庞庞”是四匹马拉的战车在原野上奔驰的声音，如果用现代音念，“庞庞”就失去拟声的感觉，如果我们知道“庞”字的上古音是 brung，那么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时代，战车在奔驰的声音 brung—brung，拟声的效果就很自然了。拟声词的第二个成分往往是一个舌尖的流音，这是所有语言的共性。今天的噼里啪啦、稀里哗啦、叽里咕噜、丁零咚隆，莫不如此。诗经的拟声词大都使用二等字，也是这个缘故。英文无论猪叫、鸟叫、泼水声、落地声等，也都在第二个语音成分带个流音 l 或 r。

在演化方面，b'r- 当中的 b'- 是一个强势的送气音，通常这种强势的送气音会保留下来，后面比较弱勢的流音 r，后世会失落，于是形成了中古音并母的“庞”字（带 l 复声母的演化规律，参考竺家宁，1990：27—53）。

## 3. dzl->l-

子 ts-/ts-；李 dzl-/l-

(1) “李”字是一个形声字，它的声符是“子”，声符具有注音的作用，原来“李”字念作类似 [dzli] 的音，“子”字念作类似 [tsi] 的音，它们的韵母相同、声母近似，都是舌尖塞擦音（古代称为齿头音）。

所以“李”可以从子得声。

(2) 我们通常说的“手里提着行李”，这个“行李”来源非常久远，在《左传》的《秦晋殽之战》当中，就用到了“行李之往来”这个词，但是当时的“行李”两个字，指的是来往的使节，所以它的本字是“行使”，由于“行使”的“使”和“行李”的“李”在当时音近通假，所以后世就沿用了通假字的“行李”。在上古音当中，“使”字念作类似 [sli] 的音，“使”字的声符是“吏”，“吏”字念作类似 [li] 的音，两个字的发音近似，所以可以用来组合成形声字。

(3) “行李”和“行使”的发音关系是“行 dzli”和“行 sli”，两者发音近似，所以能构成同音假借的关系。这就是“行李”一词来源的真相了。

在语义上，原先“行李”指的是“来往的使节”，后来语义发生演化，逐渐变成了“来往的使节手中所提的对象”，这是意义的演化部分。

(4) “角”字上古音 [klak]

带舌尖边音 l 的复声母还有“角”字，连绵词“角落”两个字反映了原先“角”字 [klak] 的音读，由原本的一个音节分化成两个音节的连绵词。“角 k-落 l-”两个字都是入声，入声具有短促的性质，正是企图表现很快相连在一起的两个音素成分 kl-。

汉代的“商山四皓”中有一位“角（音 lù）里先生”。“角”字的发音由 [klak] 演化成 [kak] 和 [lak] 两个念法之后，在字形上就分别写成了角 [kak] 和角 [lak] 两个字。用在专有名词的“角里先生”便残留了 [lak] 的念法，而我们今天的“角”字的念法，则是由 [kak] 演化而成。

另外一个遗留的复声母痕迹，是从“录”得声的“録”，就是“角 k-”的异体字，可是它的声符“录”却是一个 l- 的音，说明了它们原先是由一个 kl- 分化而成。

还有一条遗留的复声母痕迹，就是朱熹的《诗集传》，把“角”字注音为“卢谷反”，念成了 l- 的音，跟今天来自 k- 的“角”字念法不同，显示了上古“角”字 kl- 的念法，分化为 k- 和 l- 两读之后，k- 残留到今天，国语再发生颚化，方言则“角”大部分保留 k- 的念法。至于朱熹把“角”字念作 l- 声母，到宋代以后就失传了。

“孔”是“空洞、洞穴”的意思，“孔”字的上古读音正是 [klong]，



这个发音至今仍以活化石的身份保留在侗台语当中。而连绵词“窟窿”正是 [klong] 这个音消失之后残留的连绵词。“窟窿”的“窟”字也是短促的入声字，说明了这个连绵词和复声母 kl- 的密切关系。

## （二）带舌尖清擦音 s- 的复声母

目前学术界的研究，得到共识的另外一类复声母，就是 s- 型的复声母。

### 1. sk- → tɕ-

支 sk-/tɕ-；妓 k-/k-

“妓”字的声符是“支”，在造字时代，它们的发音必然极为类似，原来“支”字的上古声母是 sk-，这类声母到了中古变成了章母字。中古章系字的来源，有一部分正是由 sk- 类复声母演化形成，主要是因为章系字都是三等字，必然是细音，sk- 复声母紧接着一个三等细音的介音，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颚化作用，变成了中古的章系 tɕ- 类声母。不过章系字的来源，根据清儒钱大昕的研究，大部分是来自舌头音端系，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哪些章系字上古是舌头音，那些章系字上古是 sk- 呢？其规则是：凡是和舌根音谐声或接触的章系字，上古是 sk- 型的复声母，其他的章系字，上古是舌头音声母。“妓”字，国语颚化成为 tɕ- 声母，方言多半还保留原先的 k 声母。至于“支”字，闽南话的声母是 k，正是由上古的 sk- 失落了 s 而形成的。

### 2. sb- → sβ- → s-

必 p-/p-；瑟 sb-/sβ-/s-

“瑟”字的声符是“必”，造字时代的声母关系是 p- 和 sb-，两者都是以双唇音为主的发音方式，加上古代两字的韵母念法又都一样，所以构成了谐声关系。在演化过程中，“瑟”字的第二个浊音成分 b 经过弱化为双唇浊擦音 β 的阶段，最后这个浊音成分失落，就变成了心母 s 的“瑟”字。

## 四 拟定复声母的七个基本原则

对复声母持怀疑的学者，一般的症结都在不能真正了解复声母是怎样拟定出来的。以为只不过是把相接触的几个声母加在一起就行了。其实，